

奏

牘

巡視太倉銀庫督理省直新舊餉務戶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凌義渠等謹

題爲查叅外解積逋以警違玩事切照太倉錢糧一粒一銖悉關九邊命脈諸凡領解之遠近交兌之淹速數目之曾否參差字畫之有無洗補皆經臣等衙門掛銷查驗輕則駁究重則題叅所以防欺祛蔽者無所不至若是乎其嚴且甚也矧當師旅繁興之時襟肘畢露之日尚有不

在官不在民任積蠹之侵漁填奸頑之熬瘞者

臣等叨有巡視之責何得漫無覺察不一過而
問焉謹於一歲之終稽覈庫收簿籍除現在零
欠未銷姑俟陸續補完未便瀆開外查得崇禎
五年起至本年春夏二季止各省直解員有掛
欠日久而經叅一次者有再經叅提而不完如
故者有崇禎六七年間部劄到庫至今銀兩未
交者又有劄庫經年而不赴臣差掛批者種種
違玩就裡豈無別情若非逐項清查設法追究
是

朝廷有不行之

功令奸解有藏身之窟穴尤而效之邊儲何賴伏
乞

勅下該部詳查後開款件因何有劄無交累年掛欠
非經庫役那侵卽係本解乾沒嚴究之外真情
立見雖爲數止於五千八百有奇然從此人心
知警宿蠹漸清要亦釐剔整刷之一端也緣係
云云謹題請

旨

計開

已經題叅未銷七件

崇禎五年十月十六日

四川布政司差官饒文煥掛欠牙行

銀二百八十四兩二錢

崇禎六年六月十四日劄庫

直隸寧國府差官包應傑解天啓六

年七年崇禎元年黃蠟扣價銀二

百三十九兩四分

八月三十日劄庫

直隸鎮江府差官張瑞徵解天啓七
年崇禎元年茶蠟扣價銀一百三
十七兩五錢

九月二十九日劄庫

直隸徐州衛差官倪淳解崇禎五年
軍餘糧銀一百十三兩七錢六分

十月初十日劄庫

湖廣布政司差官葉玉衡解崇禎三

年甲供二庫折色明礬扣價等銀
四百九十三兩二錢六分八釐

十一月十六日劄庫

直隸鳳陽府差官曾世光解崇禎四
年明礬等銀三百一十一兩四錢
五分七釐五毫

崇禎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刑部山東司差役陳幼學掛欠買糧
贓銀二百八十二兩

已經掛號未銷十三件

崇禎六年六月十四日劄庫

直隸寧國府差官陳惟卿解崇禎二

三四年黃蠟扣價銀二百三十九

兩四分

十二月十六日劄庫

直隸鎮江府差官游涇解崇禎二年

黃蠟扣價銀六十八兩七錢五分

崇禎七年二月十六日劄庫

河南布政司差唐縣解役曹國安解
崇禎七年芝蔴扣價銀一十九兩
七錢三分五釐

十月初一日

山東濟寧衛差官丁斌才掛欠京軍
折半銀二十八兩

十二月二十六日劄庫

河南布政司差役曹國安解崇禎七
年槐花價銀一十六兩七錢八分

一釐五毫

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一日

浙江布政司差官尹良琦掛欠絕名
糧銀一百八十二兩

山東青州府差官朱正色掛欠班糧
折半銀五十六兩

二月初六日

直隸蘇州府差官羅名世掛欠京邊
銀二百九十兩

二十六日

直隸松江府差官連國士掛欠米稅
等銀一百六十四兩

三月十二日劄庫

武功中衛差銀頭王惟謙解崇禎四
五六年加科銀二兩二分四釐八
毫

五月十六日

京糧廳差千戶夏時中掛欠漕糧銀

九兩

六月初一日

京糧廳差安慶衛指揮馬鳴鑿掛欠
漕糧銀一十一兩

初六日

直隸大名府差役孔傳心掛欠民兵
工料銀三百二十九兩七錢

已劄未經掛批十三件

崇禎六年五月十一日劄庫

直隸寧國府差官陳惟卿解崇禎四
年油漆扣價銀二兩一錢六分二
釐七毫

六月十九日劄庫

順天府寶坻縣差役張馬兒解崇禎
五年牧地充餉銀八十九兩五錢
二分一釐五毫

九月初四日劄庫

四川布政司差官馬從泰解天啓七

年崇禎元年顏料扣剩銀五百六
十一兩一錢八分

十一月初九日劄庫

直隸廣平府差官曹一元解崇禎四
年花絨扣價銀二百四十五兩八
錢四分九釐八毫

崇禎七年正月十一日劄庫

大寧前衛差役劉元解崇禎四年民
買軍田加增銀六十兩

十三日劄庫

順天府房山縣差役張明解崇禎六年人丁絲等銀一百五十八兩四錢二分二毫

三月二十九日劄庫

留守右衛運糧指揮田種玉解崇禎六年漕折銀一百八十四兩四錢七分

四月十二日劄庫

中都留守司差官王有聲解崇禎五年春班贖餉
銀二百六十兩

七月二十日

新餉庫撥還德州倉應解舊庫掛欠
汰軍銀二十三兩七錢

八月二十三日劄庫

四川布政司差官王應虎解崇禎二
三年顏料扣剩銀五百六十一兩
一錢八分

二十七日劄庫

武驤右衛差銀頭王其解崇禎六年
加料銀二兩一分

崇禎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劄庫

河南布政司差上蔡縣官任文煥解
崇禎七年芝蔴等銀一百三十三
兩八錢四分四釐八毫

二月二十五日劄庫

直隸徽州府差官朱承
解天啓七

年崇禎二年槐花等銀四百一十

三兩八錢二分九釐

崇禎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

題崇禎九年正月初一日奉

聖旨奏內所叅外解員役有劄無交累年掛欠的顯
有庫役那侵姦解乾沒情弊著該部詳查嚴究毋
得徇縱

戶科左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剿撫之結局無期中外之格習難破特懇

嚴勅在

廷作何合算亟圖大定事寇禍至今日如病之深入
入勝理所宜曉夜併攻手口共救者也乃轉攻
轉傷日救日潰滅賊之

欽限屢更而逆焰之滔天如故率土之搜括旣聲邊
腹之精銳悉行而師徒之不競如故甚而
九重約已菲躬聽卑察邇上求端於不可度之

玄穹而下求詳於不可憑之愚賤亦既靡人不周靡事
不舉矣而所可確然見之施行與夫毅然斷在
必行者何事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未見有
更絃之日也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灼知賊之
饑飽虛實來路去路隨時據實入

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以小捷爲耻置零級弗報懷
慨撥甲刻日刻時誓不與賊共戴者乎就內之
調度言之有能力祛文法拘牽之弊舉一切兵
餉專任一人聽其自操自縱置小小利鈍勿問

者乎有能排群策而獨持一斷實實使閩外知所稟命截然不入游移者乎以爭在呼吸之軍機而旣俟

成命又俟部覆又俟部吞費幾多周折卽費幾多日時比馳至行間而面目全非先著已不在手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欲以爵賞者無虛日懼以顯戮者亦無虛日繁多易褻積久生玩恐溫文自此不靈而

嚴檄亦因之不震矣如是而能結剿寇之局者未之

有也夫令此局而可以不結抑或可以苟且結
姑畫界自守釋之以爲後圖則亦已矣乃賊與
我共此疆土一日未靖則生靈一日在塗炭之
中兵馬錢糧亦迄無解甲息肩之日是不容不
結者也數十萬之堅甲利兵旣不能坑之使盡
復不能邀之使來畢竟作何收拾作何銷歸是
更未可以苟且結也思其始思其終必在內之
謀斷成而在外之功能見是唯我

皇上嚴勅在

廷諸臣屢興夜寐只此一事務溼屏几戶牖只此
一事悚惕群居聚議只此一事講求或能出水
火而衽席之乎今以海內之大目前未被兵者
獨東南一塊土耳乃若所聞則又有異頃有自
臣鄉來者云今歲正二月間夾浦四安地面浙
直分界之處連獲奸細二名據其口供凡江南
諸郡可攻可屯可入可出之路徑一一打算不
漏是賊果無刻忘江南而江南諸郡之憂有更
劇于他省者剽銳不及楚蜀而難安易動之人

心過之雄鷲不及燕趙而焚劫推理之風氣過
之富厚不及關雒而織靡侈汰之習尙過之恐
寇禍未已不能遏之使不渡江將來必有一番
大決裂財賦與區萬一血脉中斷

京師何所藉以轉輸顧安得晏然而已乎斯又區
區愚忱計在大勢安全不僅爲維桑一隅關切
也統惟

聖明留念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四月十八日具

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剿撫機宜悉聽督理調度原不中制戒零級嚴
賞罰緝姦謀嚴江防俱有屢旨內外諸臣果能協
恭體國實心辦賊何難戡定毋但託條議該部知
道

。戶科左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熱審適當五年之期

聖主宜庶好生之德乞

勅當事諸臣恪實奉行毋循文具塞責事臣惟聖王
所以戢暴安民者無他術正用之爲德禮而逆
用之師兵刑小則以擊斷佐爵賞之窮大則以
征伐救禮樂之壞理本一致勢實相因故敷文
之世少寃民而黷武之時多滯獄嘗讀左氏傳
至莊公二年曹劌謀所以禦齊師者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劇曰忠之屬也可以一
戰夫折獄於治兵何與而善決勝料敵者必合
而言之殆有至理存焉大要生趣開則險趣自
拔善氣鼓則害氣自消一事之矜全猶小一念
之包裹甚大陰陽順逆之還相報者更自鑿鑿
不爽古善人勝殘去殺豈至今不可再見乎今
海內禍亂相尋而民之死於兵死於歲未已也
而且日月化爲陰霾衣冠化爲塗炭強壯化爲
填寡憂楚化爲桁楊十數年以來刑獄繁而劫

殺日熾此

堯舜之主所爲焦然以思怒然以懼而無可如何者
也然

天心仁壽一脉未嘗不刻刻流行而恒旋轉於

大聖人好生之一念茲當五年大審正棘林出入生
死之關絕而待續之會矣竊以爲威斷卽寓平
恕之內可生不出可殺之中第令當事諸臣吮
筆伸紙纔一舉念而炯炯然如有神環爲伺鬼
泣於幽者是何意象而可以馳驅戲豫當之乎

片時之讞決成千古之爰書隻字之推敲關舉
家之命脉事何等重大而可以粗心躁氣承之
乎一念之平反脫人於死而卽以自暢其生機
一念之陰礮陷人於生而隨已自淪於死趣是
何痛癢而可參以揣摩瞻顧聽伊失出入而
莫之問乎臣所願亟

勅諸臣恪實奉行者此也而因思用殺以止殺是猶
揚薪以助沸沸不可得而止也以慎獄之初心
爲銷兵之隱訣則胥一世而約之清冷之中矣

夫蟣螳微命能起而待休待惕待隱惻於

皇上之一心者何故而

皇上此心俯而與之相怵相惕相隱惻者又何故只
此一心自爲展轉自爲誠求而滿前灾肯有不
當之却避種種毒酸有不承之立解者否罔迎
和祛癘之根本也卽以戡干戈而求懿德有餘
矣抑臣更有慮者以

輦轂之下

臨照甚近覆盆猶易徹耳若外而窮鄉僻邑或屈於

豪強積猾之誣坐或迫於婪胥汚吏之鍛成或
聽斷乘醉飽之餘徒恣手筆之高下或出入憑
左右之聽不顧人命之重輕以至桃李代僵兔
雉誤用灑孤窮之淚飛庶女之霜者不少郡縣
以案定不欲翻撫按以地隔不及察而獨寄命
於五年

欽恤之刑官然往往心驚於勢囑賄徇而不暇推詳
其實草草竣局輒報文無害者有之是待開而
不得開之苦苦在外者也至經幾許推詳而恤

案始定業奉

有下部又復沉閣經年而淹斃獄底不得一沾

恩宥者有之是已開而仍不得開之苦苦在內者也
欲宛轉以求一生須多方以板諸苦唯祈

皇上於恤刑諸差考覈必嚴毋俾溺職者倖免而更
勅該部於恤刑諸疏務期一一看詳隨到隨覆立限
註銷違者聽該科糾發重處庶幾秋官輔以春
令護此一綫生氣還之

天地可也統俟

鑒擇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五月初四日具

題初六日奉

聖旨會審事情已有旨了恤刑溺職嚴加考覈堂上官仍不時體訪叅奏降黜會典開載甚明著申飭行至題復沉延刑科卽行指叅毋但託條議該部知道

。巡視庫藏監局戶科左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姦解舊案未銷新劄突至形踪詭秘種種堪

疑仰祈

勅部嚴究以清積蠹事該臣於進署日期接得部劄

一紙開報福建差官鎮東衛經歷唐翀解天啓

元年分甲字庫顏料錢糧若干斤兩按其年月

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該部所給之劄今且更

歷三時矣尙未赴臣衙門投批掛號併未識本

解一面心固已疑之及查歷年案簿天啓四年

題叅人數有唐狎姓名隨票拘面審見唐狎幼
子唐堯輔愚稚無知據伊繼子唐臣謨卽陳臣
謨供報狎於本年正月病故錢糧現貯西城井
兒衚衕寓所向欠生漆銀硃等項則又云留寄
臨清通灣兩處一可疑矣詰以向來題叅一案
曾否完銷則口角含糊第云二子尚幼首尾未
悉似有別情不便供吐二可疑矣詰以此批解
自何年則云天啓年間四批同解陸續上納乃
案簿具存所謂四批者只存其二三可疑矣臣

求其故而不得隨向戶部福建司移查准該司
回稱前批已完而後批各料惟銀硃止五百斤
生漆全無等語猶未之信也再向刑部湖廣司
移取原叅文案則見當時止將攬棍董福等問
擬發落至各解錢糧第云俟完日另結而已是
完欠實數仍無著落也再向該庫移查據甲字
庫回稱福建解官唐獅領解萬曆四十五年分
本庫銀硃等料於天啓五年間驗送寄厰日復
一日節經行催止云回籍變產茲於本月初六

日曬瞭庫廩逐一備查當時驗進銀硃二十七
櫃賦硃二篋五梃子一包烏梅二十包紫草一
包黑鉛二櫃其中美惡尚未細看等因准此是
向來題叅之一批至今未結斷斷無疑矣臣因
展轉思之錢糧旣未輸納該司以何據報完該
犯又以何計狡脫而仍充本解豈

上供急需紳以一身挾爲己有而顛倒出沒於其中
効壘斷之故智乎是不容不問也閩海非終戀
之地衛幕豈久據之官自天啓四年以迄於今

桂籍十有餘年何物么虜旋出旋入始終以領
解爲活計將無此那彼償併該省歷來官吏悉
墮其雲霧內乎是不容不問也據伊繼子口供
尚有二批茫無下落是否十庫錢糧何得不
查明且刑部於天啓五年有董福等一招於崇
禎六年又有馬坤等一招皆攬棍也復挿入唐
翀一段云解到天啓元年分十庫雜料錢糧買
辦未全私逃回南去訖爾時卽奉有唐翀錢糧
著行查明之

旨今劄內關報之錢糧亦夫啓元年分也不知卽刑部裕內之一批乎抑均此年分前後各自一批乎如同此一批斷無本年起解越數年而給劄之理如各爲一批則昔年奉

旨查明之一案該庫作何驗收該部作何歸結是更不容不直窮到底者也雖本解已盡法無可施而親屬現存情猶可鞠伏乞

勅下戶刑二部卽將伊繼子唐臣謨詳訊四十五年之一批火已寄厥何故不卽完納現在起解之

一批既稱全辦何故零寄外方併究所供四批之二果否一一銷掣有無侵那虧短自然水窮石見藏身無所而節年朦隱游移之姦弊自此清出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六月十四日具

題十六日奉

聖旨據叅唐神解天啓元年甲庫錢糧八年十二月

給劄至今尚未完納該部何無查追又天啓四年
題參錢糧貯庫未結該省何又以唐翀領解顯是
官胥通同婪染著該撫按嚴查何官委解弁某年
某批錢糧若干繳過實收若干據實奏其唐翀
先後侵攬各批給劄與延玩不追情弊堂上官查
明經管司官奏奪唐臣謨刑部嚴提逐一詳訊具
奏該衙門知道

○巡視庫藏監局戶科左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外解逋欠有因府藏置謁立見敬循職掌設
法清釐以裕

內供事臣惟外解之苦至本色而已極追逋之令至
今日而獨難蓋萬捆千箱非若折色之便於裝
載不得不購之都門假手牙僧而輸公家者有
限填私橐者無窮此一病也報單呈樣非若折
色之定於畫一往往飾贗混真匪真而僞而倖
收者十一駁退者十九又一病也絲縞卉皮非

若折色之易於秤驗豈無良苦只在片言量衡
止爭險手以致錢神有靈詭態橫出又一病也
此猶舉其大者耳其他瑣屑病民處更難殫述
茲欲逐一清釐誠未易言亦惟於向來淆者覈
之通者執之延者結之耗者塞之而已謹條列
上

請一慎差委竊見各省直解員侵尅正供那移虧折
叅題究擬繫累多人要其濫委根繇未有不自
情面中來者夫解本色之苦自愛者方百計營

脫何以復有營差者就之如飴總錄若輩既無
功名絆足又鮮身家繫心體藩在前違計利害
直貿貿焉罔所避忌耳顧誰司出納而聽其吞
漁至此今後宜

勅各省直司府遇有應解錢糧必擇正途出身官守
無玷者方與註差一切猥雜候缺等官不得以
情面濫及庶幾人知愛鼎隨到隨輸何至與市
棍分肥延挨歲月牽累無已而錢糧迄無歸著
乎一責申報凡外解進城必先齋領運原文赴

臣署投掛此定例也近則有錢糧到已經年潛
伏打點而臣衙門尙未之知者亦有開報在部
部已給劄而臣衙門尙未識其人者似此頭尾
深藏必至姦弊百出今宜

勅各省直司府遇有起解錢糧必先造冊一本申報
巡視衙門內開解員役某某解某庫某項錢糧
若干某月日津遣某月日限到備細填寫註明白
如有踰時不來投掛私匿保家串同欺隱者容
臣等訪實叅處一則可以免本解之侵延一則

可以清攬歇之寄頓自然款項不錯掛銷如期
直截簡易法無踰此者矣一嚴叅送凡錢糧諸
弊經臣衙門摘發自叅送而外法無可加然巨
姦積猾卽以叅送西曹爲卸已坑人之三窟則
法又窮矣皆緣叅送而後本部輒誘爲已釋之
擔刑部又病爲舍已之芸繫獄原非正身追比
亦屬故事日久事變李代桃僵者往往不少今
後宜

勅刑部遇有叅送錢糧事件務期與原叅衙門互相

查覈刻限完銷更當提比正身禁絕扳累毋使
雉橫罹而免狡脫自不愁歸結無日耳一杜需
勒凡本色物料之精粗斤兩之完欠必餘驗糧
驗試二廳逐一過目而後進庫訂期公收所以
通內外之關操出納之鍵制荼善也近因

功令嚴而查驗之法倍密保無酒而不以爲漿佩
而不以爲長高下憑臆所造官胥惟賄是圖者
乎列泉獲薪之嘆胡不聞焉今後宜

勅戶工二廳約已以正繩下以嚴毋俾遠方窮解苦

而更苦賠而又賠撤此一重門限而職勞之憚
人亦稍稍甦息矣之數欵者或以綜覈顯用其
周防或以寬恤陰行其精察大要姦委去而良
解自安妄費裁而正供自足民膏續而

國帑自充其道有竝行不悖者若沾沾以搜剔爲
心計用敲剝爲盡職臣義所不敢出也統俟

聖明採納施行終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六月十六日具

題十八日奉

聖旨這清釐外解四款足懸因累該部看議具覆

。巡視庫藏監局戶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臣
凌義渠等謹

題爲硝黃欠數獨多踰限已久謹遵

旨查叅仰祈

勅部嚴追以濟急需事竊照庫藏錢糧唯硝黃一項
與尋常物料可緩可急者不同故私販必禁所
以謹出入之防採辦必先所以戒不虞之用藏
貯必廣所以應邊境之需收放必報所以稽完
欠之實去歲巡視諸臣張第元等亦既徹底清

查勒令九年四月內盡數全完兩奉

明旨如再玩延卽將司廳官叅處誠重之也臣等受
事以來節經移文督催日進諸商嚴比復隨時
細覈驗票亦屢次訂期公收而無如延玩成習
期逝而催辦不前勢迫而頻呼不應忽見六月
告盡會收杳然而臣等益切皇皇矣時維六七
月間燥濕不恒兩賜難料緩收則報完無日詎
免違玩之愆趨收則暑雨宜防誰任疎虞之咎
殊惟前此可以收而畢竟不果收者何故總因

欠數多而完數少百計延捱冀稍寬參處之條
耳今據該庫開報見在寄厰實數止於五十六
萬有奇而詳覈新舊欠數乃至五十八萬九千
七百有奇是所追未償所欠尚未勾十分之五
將來若再因循恐秋冬之間仍復零星奏辦亦
何能及原派之額乎矧目下警報時聞奴寇竝
轍惟此爲神器之所必資制敵之所最急萬一
各邊申索不已該庫存貯有限爾時將何以應
之尤臣等所惴惴不敢卽安者也伏祈

嚴勅該部經承司廳等官務令自認一限設法全完
庶從前積逋可清而軍國急需自不至耽誤矣
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具

題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硝黃急需據稱追寄不及一半且尙未會收經
承司廳各官好生玩誤著查明議處仍勒令認限
嚴比盡數全完該部知道

典試公疏

奏爲闈務已迫路梗堪虞懇祈

聖明俯

准寬期相機前進以完

大典事伏蒙

皇上俞禮臣之請

命臣等前往山左山右典厥試事任至重也臣等奉
命以來杜門靜息戒日視途業於本月拾捌玖等日

先後

陞辭隨出

宣武門報國寺歇宿不圖次早警報狎至風鶴相
驚九門戒嚴且一時俱閉矣比開長涿一帶行
旅久已斷絕近城四隅虜騎日見縱橫東西兩
路阻塞情形徬徨莫測臣等若冒昧長往則

王命鄭重難保意外之疎虞若株守不前則入棘有
期詎免臨時之耽誤爲此進退兩窮寢食俱廢
萬不得已籲控於

聖明之前或容臣等寬任幾日看賊勢少緩道路漸

通卽當晝夜趨行兼程前進至試期或改或不俟入境後同彼處按臣再加商酌補贖上

聞非臣等目前所敢臆斷也伏惟

聖慈鑒察施行臣等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某齋捧謹具

奏

聞

崇禎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具

奏二十四日奉

考所

二ノ三

聖旨禮部看議速奏

十一

原缺

潛伏其中瑕釁多或有生心之姦伺隙而動蜂
螫隱在目前拚飛不屬意外三可慮也已而鄖
陽治臣以流賊志不在撫報湖廣按臣以楚賊
四集報河南按臣又以鄖寇狡合報是三省分
竄之梟狂行且浸浸乎有離而再合合而共逞
之勢矣繇是而長驅南下則斬黃舒皖其向所
闡入之故道也繇是而臨河窺渡則曹單清濟
其素所垂涎之奧區也繇是而汝漢內外聯絡
響應則宛葉唐鄧無一非麋興豕突之場也矧

目前中土情勢更異平時肘腋之伏莽堪虞道
路之流言可畏外警日見倥匆內憂兼多叵測
揆今之計何以扼賊之要害而俾之聲息不復
通何以固我之隄防而俾之掠食無所得何以
處新撫之劇盜永消反側於無形何以寢旁伺
之邪謀暗受啣勒而不覺雖截剿在流而所備
不止一流雖綏戢在土而所防不唯一土此在
理臣下車之始必有一段周心密畫動出萬全
諒無俟臣言喋喋也更望

嚴綸隨時傳飭其於彈壓消弭之理思過半矣臣不
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具

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奏內剿撫事宜已有屢旨了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
等謹

題爲葭法科役私匠

紅本謹據實

題叅仰祈

勅下嚴究事臣等辦事本科有管本吏丁選突出稟
詞一紙稟稱有貼役王鼎向因大膽悞公恨選
叱逐畜仇盜出

紅本聲揚陷害理合稟明以杜後累等因據此臣
等不勝駭異隨查追原本閱之乃係中西二協

監臣鄧希詔爲哨探事一疏去年七月十五日
奉

旨發下臣科者也卽將此本封貯在科票拘王鼎送
中兵馬司羈候仰聽

明旨處分外該臣等看得垣規最爲嚴邃

紅門以內外人不得擅入

紅門以外片紙不得擅出相沿爲例恪守非一日

矣况臣科事體更與別科不同一切章奏強半
有關機密尤當謹藏固局萬分恭慎者乎何物

王鼎輒敢以私忿生端希圖報復公然盜出聲
言害人閔不畏法一至於此繩以三尺百喙奚
辭至若管本吏丁選始而任其藏匿不能預先
覺察旣而按期繳本又不能仔細簡查萬一找
尋弗獲此本竟歸烏有誰任疎縱之咎均應

勅下刑部按法究擬以儆將來者也再炤去年下半
年之本業於本年六月內臣義渠未任以前盡
數造冊進繳矣而此旁逸之一本現貯在科義
無所附應否延至歲終候齊彙繳或另具本封

進統俟

聖明裁奪施行臣等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具

題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王鼎丁選著刑部究擬所獲紅本候年終彙繳

時另開明封進前此經管科臣何無覺察併着查

明具奏該衙門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楚寇毒焰愈張鎮臣暮氣難鼓謹循職糾叅
懇祈

聖明速賜處分以拯一方焚溺事賊於今年二月內
繇羊皮灘南渡入楚盤踞不散自春歷夏背秋
涉冬閱時不爲不久矣夫且倚襄漳爲囑窟假
棗隨諸旁邑爲行館馬足所向到處供其吞嚼
掠地不爲不廣矣以至昨宇今燼朝人暮屍萬
井惟見寒煙黷官勸爲茂草鄖襄兩郡竟無一

士應試者情景不爲不慘矣問誰將中軍而繫安危之命者則鎮臣秦翼明也問誰置安危度外而但侈軍容作好者亦此鎮臣秦翼明也當治臣首倡撫議鎮臣從而和之曰撫所爲撫之成効何若固已委關廂爲寇資辱命吏於賊手矣繼知撫不足恃治臣方變計言剿鎮臣亦漫應之曰剿所爲剿之實著安在仍是諱失事爲無事飾尾逐爲窮追而已賊欲東則聽之東賊欲西則聽之西送往勞來此散彼聚總不離楚

之封內任載道之瑣尾流離而目如不見任老
幼之呼天捨地而耳如不聞任盈城盈野之漂
血僵屍而念不一動鎮臣獨何心歟前者按臣
余應桂闖賊掠倦將還一疏若諷若糾已見其
大端矣而語似有所未盡豈目覩其跋扈而不
敢盡言抑尙冀其改圖而不忍盡言耶夫驕蹇
跋扈乃近日大帥之恒態雖至庸至懦者亦饒
爲之鎮臣無足惟也惟是以改圖望之以後効
期之則全楚士民雲霓之盼盼業已非一朝夕

矣卽

明旨屢以殄掃責成亦不啻再三嚴飭矣而泄沓如
故冥頑如故豈非其氣已竭勢不能以復盈其
志已倦力不堪以再鼓雖有鞭箠終無所施亦
且奈之何哉伏祈

皇上及早處分另

簡威望素著者星馳往代庶荆襄不遺不至盡飽賊
腹而地方或漸可收拾乎乃若治臣苗胙土者
物議久騰糾彈洊及短長自可概見舉動已覺

不光更何顏立軍民之上壯壁壘之觀惟有勒
令解任爲從新整頓之計若待潰裂已甚而始
議更張晚矣統惟

聖明裁決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具

題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一併看議速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等謹

題爲遵

旨查明具奏事臣等於十一月三十日具有蔑法科
後一疏奉

聖旨王鼎丁選著刑部究擬所獲紅本候年終彙繳
時另開明封進前此經管科臣何無覺察併著查
明具奏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捧誦

嚴綸不勝震越緣此事在臣義渠未任以前一時不
能悉其顛末因與同官反覆推詳乃知此監臣

鄧希詔之疏於去年七月十五日亥時接到次日午時抄發過部隨將原本收貯在科爾時並未
有疎失之事也自貼寫王鼎十月初二日進科承役次年四月內與丁選角口逐出而懷忿蓄怨遂作此匿本之姦弊矣在臣科每日輪有守科官一員管理一切章奏更番相代日夕啓處不離垣內本等職掌向來相沿無誤惟是此番盜匿原非門外之人卽出經承之手無意之收藏豈能當有心之窺竊兼之正抄之後復有

應發別科之外抄應登本科之錄書騰寫不止
一人傳送非復一次此守科者所以不能覺察
也再查進繳日期則在本年六月二十四日維
時警報狎至章奏浩繁諸臣夙夜看詳稽核未
遑不及按冊磨對以致踈於覺察或亦職此之
故耳臣義渠奉有查明之

旨不敢憑臆揣度細詢前此在事諸臣以爲先後情
節實實如此非有他也謹據實奏

聞伏惟

聖明鑒察臣等無任屏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具

題十五日奉

聖旨科臣輪管章奏自應詳查豈得以浩繁疎於覺
察本當議處姑不究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等謹

題爲章奏有關緊密部覆不宜延緩請

旨勒定期務俾畫一遵守免致事機耽悞事臣等
於本月初九日辦事本科內閣送到

上傳昨遼撫方一藻奏逆奴越攻屬國等事奉旨看
議速奏如何不見奏來卿等傳與該衙門知道欽
此欽遵卽同該部於次早議奏不敢再稽

成命外臣等伏思事關虜情邊報安危介在呼吸卽
隨到隨覆隨隨下比馳赴行間實實奉行已

不免少需時日後人一籌矣况敢泄泄從事乎
惟是看議一節就內有不得不密之情勢有不
容不酌之機宜往復躊躇要於萬分妥確在該
部誠不厭詳慎其如緊密重情不能時刻耽待
何也臣等實爲此懼特請

旨嚴飭今後

御前發下

紅本內有速奏字而者該部接到一面看詳一面
具稿縱有疑難事情多費商酌亦不得過三日

題覆此外凡係奉

旨本章有速奏字面者該部亦應上緊料理權其難
易重輕先後題覆遲者禁不得過十日如此認
定期限庶臣科便於責成而該部亦知所遵守
總期彼此無誤以寔罪戾萬一而已雖臣科抄
發之時卽於抄內填註某日完銷刻期爲限原
自未嘗少寬但未經

宸斷仍屬游移雖終日督催嚴行查覈無濟也蓋樞
務與他務不同密封又與露封有別慮事固在

周詳而決機尤貴迅疾不得如此嚴緊耳臣
等曷勝虔悚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具

題十四日奉

聖旨這速奏題覆勒定期限以便責成依議如有違
延該科卽行叅處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剿寇貴在乘時謀

國必期共濟一切兵餉事宜乞

勅該部從長合算確實商酌毋徒互相延諉致封疆
日壞一日事竊惟內地之寇禍未殄必無全力
以及奴兵食之呼應不靈更無奇術以制寇坐
困之道也意在圖奴莫如及時剿寇意在剿寇
惟有實求兵食又不易之經也即使管葛運籌
於上孫吳韓白宣力於下問兵而大司馬無以

應問餉而大司農無以應亦終不免智盡能索無以得志於天下而况其他乎譬諸治室者意匠日費經營規模業已夙具而不得材料以供其短長之用雖般倕運斤公輸削墨而坐待竹苞松茂之落成亦安可冀矣實心做事者往往不得一實實下手之處何以異是頃臣看詳督臣洪承疇流賊機有可乘一疏而不覺驟然以起焦然以思也據其揣賊勢之分合審我兵之多寡聯絡布置次第不爽行間情形似歷歷繪

之紙上矣。雖語語增兵，而實非必不可調之兵。雖字字添餉，而原非萬難措處之餉。竊幸合剿既饒，成書督撫兼有同心。姑先結秦中之局，以漸及豫楚。全視此一番大舉耳。第恐該部奉有酌議速覆之

旨，未免仍以添餉增兵爲目前難應之著。僅僅如前疏套覆塞責，坐使驅馳行間出入危地者望眼幾穿，壯心欲絕。於謹視出納則得矣，其如封疆大計何哉！矧以臣所聞秦中近狀，更多隱憂。始

也賊脅民以不得不從今則煨燼之餘灾荒洊
至民亦自爲賊矣始也兵借賊爲資生活計今
則額餉現缺脫巾可虞兵又將爲賊矣若日延

一日內

延漫無照應外吏憑何料理將來糜爛之禍更有
不忍言者爾時始効秦庭之哭亦何及乎臣非
不知襟肘畢露之時計臣束手攢眉點金無術
但事當權其所急謀當策其可久今日墮一城
明日掠一堡齋盜之糧視餉兵之費孰少孰多

今歲給若干明歲給若干零星湊辦較轉輸不絕者孰廉孰訕當不待智者始見也臣職掌所關義難膜視敢不避煩聒代爲籲

請伏祈

勅下戶兵二部務將督臣原疏細細商酌就內兵餉事宜可行者隨與覆行卽難措者亦多方措給庶秦局得以早結而殘疆可漸次收拾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具

題二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著戶兵二部商酌確議速覆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狡賊分路東犯江淮所在單虛直陳目前一
無可恃情形仰祈

聖鑒事自乙亥之春鳳郡失事以來江北一帶無歲
不經蹂躪茲兩路突犯見於撫臣朱大典之疏
者已及月餘嗣後又不知作何情狀矣疏內防
剿調援事宜業經該部議奏奉

旨一一報可無庸再贅唯是揣時量勢斷非僅脩一
二防援故事遂可恃以無恐者謹據目前危形

爲

皇上陳之鳳廬諸郡縣屢遭殘劫流移復業曾幾何時驚魂甫定風鶴猶存猝聞警報再至有不抱頭分竄者亦鮮矣雖總鎮楊御蕃儼然一方旗鼓然兵單餉薄殫其全力恐

陵漕尚不及兼顧而何有於百萬之生齒此鳳廬一無可恃之危形也維揚號繁華樂地財賦輿區最爲賊所垂涎兩度震虢全賴道臣鄭二陽拮据綢繆不遺餘力僅乃保全無恙今時異勢殊人

無固志一切防守已視前多一牽掣矣淮上係該撫建牙巨鎮賊果趨鳳泗勢不得不移鎮以

護

陵見在道臣劉若金又以被劾解任不知此重地竟付何人之手此淮揚一無可恃之危形也欲固守陪京惟有扼防江上乃江之永矣賊黷忽靡恒狠于無所不窺我兵力有限窘于無所不備采石可渡濡須可渡烏江可渡皖城可渡其他淺隘易渡處更難縷指能一一置鏡設械密匝廣

布使飛鳥不得過乎儻一隙踈放而上下之守禦全虛矣此沿江一無可恃之危形也南庚屢告匱拙今視昔不加盈南樞素號單脆今視昔不加勁兼聞新募多兵半屬西人保無賊謀闖入且避地者源源而來流寓數倍土著若縱一賊渡江誰爲嬰城共守効死勿去此留都一無可恃之危形也目前所恃者惟理臣一旅及淮撫標下兵數千耳但前此總理一官爲行間之臣今以總理兼豫撫是行間而復任守土之責

矣江北告急責以星馳協剿楚中告急亦責以
星馳會剿理臣一人能分身以赴乎矧豫中賊
勢原未嘗少殺理臣能越信地一步乎淮撫以
前車爲戒精神命脉全注鳳泗

二陵見在視賊所向提兵堵截出奇奮剿畢竟應屬何
人此不容不亟議者也浙兵三千調防泗州矣
江南兵調防浦六矣留都兵進扼江北矣調度
不出於一則參差觀望仍犯兵家躊躇鷹行之
忌更須得一大帥統率而聯絡之聞楊御蕃平

時坐鎮有餘臨敵應變不足且日圖規卸無復
振起之勢矣牟文綬留鳳協防或稍藉其一臂
若責之滿肩此擔果能勝任愉快否此不容不
亟議者也操臣此際斷不宜株守一城當日逐
往來江滸一以壯北岸聲援一以固南岸壁壘
庶幾事事周防萬無蹉跌若應撫具有同車共
載之誼應否視賊信緩急移駐適中要地此又
不容不亟議者也數日來道路傳聞叵測竟不
得准撫一報殊切憂惶或爲賊勢少緩姑爾徐

徐或緣賊氛正熾郵筒中斷俱不可知總期於
一無可恃中稍圖靠實救急之著區區管見如
斯而已伏祈

皇上勅部酌議施行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具

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速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人才保任實難武途尤自不易謹就踰期不報之因酌陳經久可行之法以備

採擇事我

皇上俞臺臣郝晉之請著在京在外各官保舉將材依限彙報聽該部覈驗具奏該部隨發單諮訪旣數月矣竊思以式蛙而駿之深情寓風起雲揚之遠畧意未嘗不善法未嘗不具然而數月以來應者寥寥諸臣相顧聳喙彼此觀望不卽

開列報部者豈真故意延諉哉請得而言其故
蓋瑣弁最號猥雜債帥尤難作緣文武兩途久
成隔絕何繇悉其人之技勇膽智卽能悉其人
之技勇膽智亦何從審其本體之貞邪操心之
誠詐與夫初終內外之毫髮不爽夫名閱若李
陵宿望如哥舒翰猶不能保其前後不兩截而
何有於今之韎韐者流乎誠欲一一而責券目
前連坐異日將涉筆已不免戒心矣至若人心
不同有如其面妄庸人坐作聲價輒以管樂自

居在豎子奮臂請纓公然韜鈴在握無識者將
顯受其欺而無品者又或陰中其餌正使繳單
到部纍纍多人恐亦如陶犬瓦鷄仍無裨鳴吠
之用當事者更難下手耳矧近來獷悍鷲凌武
人習慣成性平時無階可達猶且借端生心此
日薦冊列名誰其俛首靜聽勢必日聚司馬之
堂環噪職方之門妄覲躐陞希求大用不知爾
時該部將何以處之殊非所以平人情而肅政
體也夫強之以必舉則舉主之精神不揚舉而

不必可用則一番之諮訪虛設數月以來應者寥寥諸臣或亦慮及此而不得不如是詳慎耳臣愚以爲欲求經久可行莫如就原議之中畧商變通之法計見在地方共事悉其技勇膽智并其立心制行者惟督撫與道府各官則何如責其不事粉飾實實填註履歷事蹟每歲揭送數人聽該部覈驗拔其尤者用之較爲親切簡便差免營倖濫徇之弊若在內各官果有曠代軼才閑廢日久或一長一藝得之見聞最真者

許不時開送過部無者已之如此不限人以所
舉更不強人以必舉庶有聞必報有報必確自
不至苟焉以充數而一時趕桓之選無難羅致
當不愁結網之疎矣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

題崇禎十年正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具奏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民訛有因亂萌宜杜乞

勅在事諸臣密速相機收拾以安

畿輔重地事旬日以來民間相驚以爲虜至近畿
一帶奔竄載路自

聖諭頒布之後人心始稍稍靜貼如嚙者得醒撼者
得寧然窮鄉僻塢文告不及尚未能一一通曉
也揆厥所繇其爲奸人簞弄無疑若止就目前
禁戢安撫誠有何難難在阻遏邪謀得其要領

永絕後患耳夫去臘二十二日固關槐樹舖不
已有三百餘寇失事之報乎寇至合夥三百不
爲不多公然與官兵對射不爲不狠平時團聚
何地掠食何方遁歸何所當亦無難踪跡者何
州縣將領等官槩未之察也微聞邊塞險隘之
處近郊廣莫之野椎埋剽劫實繁有徒官司習
爲姑息鄉民不敢忤視者業非一日矣雖三輔
劇盜五陵大俠承平無事時亦往往有之然不
過關鷄蹋鞠禦人國門暮夜驍桀自雄耳古人

所謂不置此輩何以爲京都似未足爲

盛世累也惟是今時爲奴寇交訌之時人人處破屋
漏舟之內萬一瞰我多事逞彼狂心內而蝟蟻
沸羹外而勾連煽誘爲害不細卧榻之畔誰堪
此耽耽者環伺而狎處耶誠圖所以收拾之法
非剽撫竝用以速其解散卽竒正間出以善其
招徠計曾輩所共推爲雄長者不過一二饒有
膂力小具智謀者耳我因之先事周防多方偵
緝如疾霆迅擊耳不及掩縛一二魁岸者而凡

百夥黨舉若繫其手足奔駢恐後不勞餘力矣
是固收拾一法也從來草竊中原不乏才傑第
在乘其欲動未動時令機辯多智者物色之或
以富貴餌其心或以利害懾其氣安見歸正之
盜賊不猶愈齷齪之庸流勇決敢戰者藉以備
將材弓馬熟練者留以實行伍不言解散而解
散在其中矣是又收拾一法也要在督撫道鎮
諸臣出其才誠膽智實實令若輩投戈卸甲刻
刻爲地方禦灾捍患而已若單靠兵力將合攻

而聚斂之正恐根株未必得淨徒成鳥驚獸駭
之勢亦非所以奠郊圻而安反側也伏惟

聖明勅下密速施行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正月十一日具

題十三日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有諭旨了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登島諜報全疎犯鮮仍無的據乞

嚴勅該鎮遠哨確偵務悉屬國情形以便出奇援剿
事自去秋奴衆遁歸未幾卽有謀犯高麗之說
傳播遠近大都得之回鄉口供登島兩鎮未見
具一塘報也入春以來皆言犯鮮失利奴衆未
還亦大都得之回鄉口供登島兩鎮猶未見具
一塘報也

朝廷歲費數十萬金錢接濟兩鎮意在牽搆奴巢聯

絡屬國爲伺便進取計期望甚厚卽沈世魁陳
洪範二鎮臣雅以圖奴自命志大氣雄高睨儕
輩業有年矣旁觀揣摩咸以茫茫大海總屬蒲
風架虛之局可有可無臣竊謂搗剽則不足偵
探或有餘未必如外人所云耳今且併偵探而
無之又安望奮銳扼竒資一臂之用殊不得其
解也夫使奴力足以困鮮計此時鮮之君臣不
啻泥中中露孰爲通一線聲援拱手出之者舍
二鎮更倚何人卽或

天厭厭惡胡運將終果如近日李友功所供奴反受
制於鮮亦宜趁此師老食盡之時合力攻瑕迭
出乘救俾之四面受敵用以除兇雪憤皆二鎮
分內事也若只如目前聲息不屬哨探無聞憑
何得其要領而惟我擒縱也哉則有爲之說者
曰鮮未嘗告急於我奴憤聲東擊西犯捨之說
終屬未確果爾則二鎮豈不知之何不以謀報
之有無虜情之真偽鑿鑿據實上

聞而寂不一應也豈屬國明知二鎮不足恃雖望援

情急而故不遣相聞乎抑該鎮憚于出海兼懼
嚴命責成及身卽時有所聞而匿不以報乎揣情量
勢二端俱不可知獨恨以如許關切封疆之大
事僅憑一二回鄉難民說鬼說夢急則四顧張
皇緩則處堂暇豫邊政如此緩急其何賴焉伏

乞

皇上嚴勅登島二鎮臣詰以屢奉確探馳奏之

肯何故稽時不報併詰此時奴孽現在何處海藩已
作何狀務令一一聲說明白而我果有密謀秘

算乃可因而用也臣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二月十三日具

題十五日奉

聖旨逆奴窺鮮實耗沈世魁陳洪範竝未見奏聞何
辭玩泄著遵旨確偵飛報併奮銳設奇協援屬國
務伐狡謀不得延諉取咎該部再星速馳飭

○兵科都給事中臣凌義渠謹

題爲圖奴固在先著制勝尤貴萬全乞

勅該撫確酌目前機宜徐審彼已情勢以奏奇捷事
臣昨接遼撫方一藻塘報云逆奴越攻高麗內
勢稍虛近報六酋領精兵二千住牧養善木地
方雖係設防顯有突我近邊詭態該本部院密
會總監併鎮道桃選關外馬步戰兵暨監標親
丁約一萬八千人選於本月十二日統領出邊
從義州赴養善木三岔河等處相機擄剿俟有

接戰斬獲情形另行馳報等情臣且望且戒躊
躇再三未嘗不壯該撫策奴之專圖功之銳而
竊意奴間可乘邊臣必自有真見也豈以犯鮮
圍困之報得之回鄉口供者爲確據乎抑寧前
密邇奴窟聲信易達該撫遠偵密探別有出口
供之外者乎夫奴之器甲不爲不精奴之糧糗
不爲不備奴之用兵不爲不久矣二十年以來
攻城畧地所向如意往往亦不虛發豈有積歲
月精神傾國以攻遠而不謀自固不圖必勝之

理卽或偶有挫敗何至斷絕聲援進退狼狽如
所傳砲傷多人餓死大半者亦太失實矣且旣
云各酋差達子八名回家報信夫報信者可以
出豈策應者不可以入也海上二帥每侈口牽
搗爲功如奴困之說果真則將誇詡舖張之不
暇豈應寂寂乃爾意者百虛不掩一實猶未敢
捏題飾報乎此回鄉之不足憑路人知之

聖明蚤已洞見之矣大抵奴情最狡未必不將奮而
且伏未必不佯敗以圖成而奴謀實繁有時覈

危語以搖我人心亦有時假寬言以弛我邊備
所恃遼撫平日持重有餘一時總監鎮道諸臣
率能先幾料敵萬不至墜彼雲霧中耳惟是據
目前發兵搗剿之塘報業已成師而出行有日
矣主客雖不至倒持而勝負尚兩懸未定必灼
見奴之精銳現聚何處奴之要害防守何人外
犯之消息有無利鈍內保之情形果否虛實一
一握算指掌中而後可長驅以薄其深巢可扼
險以掩其歸路若猶未也無輕進可也問所挑

選馬步兵若干果皆裨堅席銳一以當十克與
奴相當乎問從征大小諸將領果皆如雲如雨
用正用奇力足制奴死命乎夫然則以二萬衆
東衝西突橫行虜中何所不得志若猶未也無
浪戰可也塞外林箐深茂山谿險峻之處最易
設伏布械奴以此誘我使入而坑我使不得出
非一次矣必也步步進發再加步步回顧庶幾
此一萬八千人首尾聯絡進可以直往無前退
亦不至自投絕地若猶未也無深入可也雖烈

士志切吞胡義無反顧關帥受命專征權不中
制臣何敢以書生管見妄談軍旅遙揣事機獨
念知懼好謀之恒言未始非九地九天之秘策
總期萬分恭慎萬分穩當成該撫刻刻圖奴之
素志以仰紓

宵旰萬一而已統惟

皇上容速傳飭施行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緣係云云謹題請

旨

崇禎十年二月十五日具

題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這本揣度賊情及確酌機宜制勝萬
全說得是該部一併馳飭